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後三國石珠演義 第二十六回 侯軍師智服王彌

話說劉弘祖與侯有方及諸將等歡呼暢飲，直至月轉花梢，譙樓更盡，方始各歸寢帳。自此果然依了有方，停兵息戰。光陰迅速，不覺又是開春，東風解凍，百草萌芽，弘祖便與有方商議道：「目今已是開春，冰消凍解，不知軍師用何良策可以破他？」有方道：「破是不難，但數十里營寨，非一戰可平，須是緩緩圖之。」弘祖道：「我等自出兵以來，上托王上洪福，下賴軍師之智，諸將之力，連得了幾個大郡，所向無前，不料遇此王彌，反遷延許多日子。我等耽擱在此，軍糧浩大，甚非善策，況稽軍師處未知勝負何如，洛陽何時可破？」說罷，不覺神情慘淡，悶悶不悅。有方道：「元帥且請寬心，不須煩惱，明日且令一將出去挑戰，看是如何，然後吾自有法。」弘祖依言不題。

卻說王彌用法將連營凍住，趙兵不能來攻，自為得計，暗暗歡喜。不覺過了殘年，孟春將至，王彌便與蒲洪、赫連勃勃等商量道：「前日用此冰凍之法，趙兵果然不來攻打，但是目今春氣已透，冰城定然消解，劉弘祖乘勢引兵殺來，將如之何？」赫連勃勃道：「我聞得他晉陽強寇緊急，已曾分兵一半應敵去了，所存此者僅一半耳。他若引兵前來，小將卻盡平生之力，先殺他一陣，使彼不敢正視我等。」蒲洪道：「不然，彼軍雖然分去一半，劉弘祖深於用兵，侯有方智略百出，手下勇將不知多少，只據前日那員女將，足有萬夫不當之勇說起女將，男子未有不怕者，誰人敢近得他？目下若與他戰，徒損將士。依小將愚見，不如堅守，彼既戰不能，退又不可，那時坐老王師，軍糧兩盡，彼必渡河歸去，然後卻以重兵追之，必全勝矣。不審元帥以為何如？」王彌聽說，連連點頭道：「蒲將軍所言，甚是有理。」

正說之間，忽然聽得炮響連天，鼓聲震地，連忙使人探看。只見不多時來回報說道：「趙將慕容廆引兵三千前來討戰，乞元帥定奪。」那王彌因聽了蒲洪之言，拿定主意，吩咐各營緊閉寨柵，軍士不許妄動，如有妄動者，定依軍法，諸將不敢違令，並無一個出去接戰。

且說那慕容廆引了兵馬，搖旗擂鼓，殺奔前來，只見晉營緊閉，並無一人出來應敵，由著慕容廆百般呼喝。看看日落西山，全無一毫動靜，慕容廆心下十分焦躁，卻又無法可施。又見天色晚了，只得引兵回入營中來見弘祖，說道：「小將引兵前去討戰，只見晉營緊閉，並無一人出來接戰，不知為何緣故？」弘祖見說，便令從人請侯軍師商議。不多時有方出來，弘祖便將慕容廆出去挑戰，晉營緊閉，無人應敵之事，對有方細細說了一遍。有方笑道：「這是王彌之計，堅守不出者，欲使吾軍坐疲，糧食不給如燭照然，那時渡河歸去，必以大兵追逐，希圖全勝。如此伎倆，豈能困我哉？元帥明日多差幾將出去罵陣，看他如何，再作理會。」

果然到了明日，弘祖便令符登同慕容廆引兵一萬，直抵晉寨，將王彌三代揭起，百般污罵，晉兵只是不出。三人無奈，只得引兵回營。見了弘祖，將前事說了一遍。弘祖道：「若此如之奈何？」次日，親自修書一封，並一小盒，盒內藏婦人紅裳髮髻，差步軍總管俞魁前去送與王彌。俞魁得令，竟望晉寨而來。守軍報與王彌，王彌傳令叫他進來，俞魁將書遞與從人，又取小盒獻上。王彌將書拆開一看，只見上面寫道：

某聞豪傑襟懷，自是轟轟烈烈。今君身居帥職，統領王師，自當猛力爭功，使吾軍望風而靡，方顯英雄之作用。何乃堅閉寨柵，作妾婦守深閨之態，實是可恥，竊為君不取也。

力勇則鼓行而決戰，力怯則納地而歸降；惟此二者，君其圖之。

王彌覽畢，又見小盒內放著婦人髮髻、衣服，便拍案大怒道：「無知賊子，視我為婦人！」喝令武士將俞魁推出斬首。那俞魁是有法術的，那裡怕他殺，竟化一道紅光，自回本營去了。軍士回報王彌說道：「方才那員將官推去斬首，忽然化作紅光逃走了。」王彌聽了，不勝驚訝。傍邊轉出陶侃、桓彝說道：「元帥乃堂堂天朝臣子，豈受賊人如此恥辱，明日小將等情願引兵出營，決一死戰。」王彌道：「彼辱我者，正欲激我出戰耳，安可因一時之忿而壞大事？吾胸中自有主見，汝等不必多言。」二將見說，退出帳外去了。

且說那俞魁化作紅光，逃回本寨，見了弘祖，將前事從頭告訴一遍，弘祖不勝大怒，便與有方商議道：「這廝如此奸惡，我寫書去激他，竟按兵不動，反把下書人斬首，若不是俞總管用法逃回，幾乎被他害了性命，豈不可恨！自今再用何策去制他？」有方道：「元帥不必性急，彼既按兵不動，吾兵也不必出去挑戰，且再消停一二日，假作糧盡，軍士潰亂，那時只做整裝渡河，卻將兵馬四下埋伏定了，他必盡起大軍前來追趕，然後再令一彪人馬暗暗抄在晉兵背後，將他營寨放火燒滅，使他進退無路，定然被我所擒。」弘祖聽說，心下甚喜，即傳諸將暫且休兵，一面叫人暗暗吩咐王子春，叫他不要運糧草來；一面吩咐眾將如此這般，做些飢荒模樣，要使晉兵知道。正是：

計就月中擒玉兔，謀成日裡捉金烏。

不過一日，早有細作報入晉營，說道：「趙兵這幾日連向村坊人家劫掠牛羊，及地上所植瓜菜，俱不留剩，不知卻是為何？」王彌聽說，又問道：「這幾日曾見他將官運糧麼？」細作回報道：「並無什麼將官運糧。」王彌心下暗暗歡喜，就日日將人探聽趙兵消息。過了數日，又有人報說趙兵牽數匹病馬在河邊開剝，又有數十軍士去村落中打掠柴火，一個個愁容怨貌，口出呓言。王彌見說，便暗想道：必是他晉陽緊急，無人齎糧餉來，所以如此。心中十分歡喜，不在話下。

再表弘祖與有方自那日商議定了，不覺光陰又過兩月。有方便對弘祖說道：「伏兵之計，今要行矣，不則只管遷延日子，使彼得志。」弘祖聽說甚喜，傳令大小三軍都至帳前，聽有方調遣。

不一時，諸將俱到，有方便喚慕容廆、姚仲弋、李雄、符登四將近前吩咐道：「汝等各引精兵五千，四散伏下，俱要黑夜銜枚疾走，不可令晉兵知之，但聽空中有畫角聲伏句，即引兵殺出，然不可傷他性命。」四人領計去了。有方又喚段琨近前道：「吾聞此間有兩條路，一條是官塘大路，一條是幽僻小路，汝亦引兵五千，伏於小路，再令小軍放把煙火，王彌若見，定然打從這條路來。」

段方山道：「他若看見煙火，知道有兵埋伏，如何肯從這條路來？」有方笑道：「汝豈不聞兵法雲，虛則實，實則虛乎？只管放心前去，吾自有法拿他。」方山會意，領兵而去。

有方又喚步軍總管俞魁、俞仲、俞季兄弟三人，一齊吩咐道：「汝等各引本部步軍，俱帶硫黃乾柴、火弓藥箭，暗暗抄在晉兵背後，將營寨燒滅，算作頭功。」三俞領計而去。有方又對弘祖道：「諸處俱已停當，自去準備，中路還缺一，非夫人不可，不識元帥肯從順否？」弘祖道：「軍師有令，敢不聽從。但是，女將不便黑夜就去，須到明日五更。」有方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夫人不便黑夜與別人打仗耳，卻不割捨黑夜去打仗也，呵呵又喚幾個老弱軍士來吩咐道：「汝等可打著包裹，故意在外揚言說晉陽強寇緊急，趙王有敕，令軍馬速回，我等又要受些勞苦。晉兵知之，必然深信。」眾軍領計去訖。有方自同弘祖退入後營。正是：

準備窩弓射猛虎，安排香餌釣鯨魚。

到了明日，這幾個軍士俱各打拴包裹，依著有方吩咐的言語在外揚言，果然晉兵報與王彌，王彌猶恐未真，便差哨馬前去探聽，不多時來回報說道：「果然趙兵盡去，並無一騎留存。」王彌見說，喜之不盡，以手加額曰：「此天佑吾成功也。」隨傳號令，盡起大軍，分兵如雁翼相似，左有蒲洪，右有赫連勃勃，王彌自己卻在中央，離了營寨，殺奔前來，勢如山倒。一個個威風凜凜，殺氣騰騰。

行不上數里，早見前面塵土飛揚，十餘萬軍馬，浩浩蕩蕩望前而去。背後一人，綸巾羽服，騎著神駝，慢慢隨行，王彌一見，料是趙兵，又且認得神駝之上是侯有方，便大呼眾將道：「此時不追上去，更待何時！」眾人聽說，一個個抖擻精神，追上前來。

正是：

饒他走向大羅天，馬足騰雲須趕上。

看看趕上，王彌便令軍眾圍將攏來，各持兵器，正要動手，只見侯有方將身一聳，連著坐騎騰空而起。可也作怪，十餘萬兵馬，並不見有一個影子。你道為何？原來這些兵馬，都是有方假變的真好伎倆，亦齊天小聖矣，所以寂然不見。王彌一見，大吃一驚，向眾人說道：「方才明明看見許多軍馬，如何轉眼便不見了？」眾人俱各面面相覷，抬頭看見有方還停在空中，袖中取出畫角，連吹幾次，其聲清亮應前空中畫角，聞於四遠。王彌知道意思不妙，連忙招呼眾將勒轉馬頭，復回本路。

正走之間，忽聽一聲炮響，金鼓齊鳴，王彌不覺大驚失色道：「不好了，中賊人之計了！」言之未已，只見滿山遍野都是伏兵，為首四員大將，卻是慕容廆與符登、李雄、姚弋弋，勒馬橫鞭，齊齊截於路口，厲聲喝道：「王彌匹夫休走，我等在此！」晉兵隊裡早撞出賀循、桓謙、桓彝、庾翼，各持兵器，敵住四人，這場大殺，真是好看。但見：

陰風慘慘，塵土紛紛。軍發喊，愁雲暗暗；馬嘶殺，日月昏昏。劍戟如林，頃刻間追人魂魄；
槍刀密布，直殺得鬼哭神驚。這裡的怒衝衝，卻似鯨魚躍海，一念要扶晉室；那邊的惡狠狠，
勢如猛虎搜山，立心要報趙君。正是將軍不是閒爭戰，各為王家定太平。

八員猛將混戰多時，趙將慕容廆殺得性起，提起金鋼，向桓彝照頭打來，桓彝將身一閃。不想打中左肩，勒馬負痛而逃。庾翼又被符登一槍，刺中馬首，幾乎跌下馬來，卻得桓謙並力救去。賀循見他三個都敗，也就不敢再戰，殺條血路，竟自逃生。

慕容廆等因有方吩咐不可傷他性命，故此不去追趕。又見路上棄卻許多衣甲馬匹，俱令軍士搬取回營。

卻說王彌與眾將殺出重圍，行了數里，方才喘息稍定，回顧兵馬，少卻一半，心下十分悔恨，便勒住馬，與諸將商議道：「吾聞此間有兩條路可以回營，如今打從那一條路去好？」眾人未及回答，只見西北角上一縷青煙，冉冉而起，王彌看了道：「就打從這條路去罷。」蒲洪與赫連勃勃說道：「青煙起處必有伏兵，元帥如何要到從這條路去？」王彌道：「你二位深知兵法，豈不聞虛實實乎？劉弘祖那廝，詭詐百出，他將雄兵伏於大路，又使軍士在小路放把青煙，使吾見之懼有埋伏，定然不敢從小路去，此是他用兵之法。吾前面失計，遭此大敗倒還要借重，今一之已甚，豈可再乎？」便縱馬加鞭，望西而進。諸將不敢違拗，一齊拍馬隨行。

不曾走得一二里路，又聽得連珠炮響，金鼓震天，王彌與眾將聽得，俱各面如土色。只見當先一面紅旗，上書「後軍大元帥段」六個大字。旗過處，一員猛將，身騎赤驥，手執畢燕錘，橫於路口，仰天大笑道：「軍師神算，果然不差。」便大喝道：「王彌還不下馬投降，待往何處去？」王彌聽說，不勝大怒，指揮軍士殺上前來。方山便將軍馬排開，將晉兵圍在核心。王彌等左衝右撞，那裡殺得出來？有詩為證：

赫連勃勃與蒲洪，更有王彌機巧同。

可惜三人多作用，一朝圍困趙兵中。

晉兵圍在核心，卻被方山止東殺西，止南殺北，自相踐踏者又不知多少。王彌與蒲洪、赫連勃勃三個人捨命殺出重圍，方山也就假放手，脫讓他自去。

三人帶領殘兵脫了虎口，行向前來，再望不見營寨。但見前面紅煙滾滾，餘火尚然未息。王彌已知營寨被趙兵燒滅，便頓足道：「如今卻從何處去好？」蒲洪道：「只好原歸硤石關，再作區處。」

正說之間，忽然衝出一枝步軍，為首乃是總管俞魁，手執開山斧，向王彌劈面砍來，大罵道：「無知匹夫，你前日會得殺我，今日營寨已被我燒燬，待往那裡去？」三人心慌，拍馬便走。俞魁亦不來趕，自同兩個兄弟回營報功去了。